



真武山之巅 那根铁桅杆的神奇传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吴文



说重庆言子，听走马故事。

重庆南岸区，那硬是一方钟灵毓秀之地：南山、黄山、汪山，森林繁茂，将尘世的喧嚣隔绝在外；老君洞、涂山寺、慈云寺、大佛寺，青烟袅袅，梵音悠悠，让人感悟超脱尘世的境界。在这众多美景与胜迹之中，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神秘所在——南山真武山（涂山）上的铁桅杆。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巨人，静静伫立在那里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，却始终缄默不语，驻守着自己的秘密。

走近铁桅杆细察，上面隐约可辨刻有“明万历二十三年三月初三。巴县东里城新兴铺费大元刘氏、男费有进陈氏、男费成。长寿。”铭文显示，该杆铸造于明朝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，由巴县东里城新兴铺的费大元及其家人而立。

晚清重臣陶澍在著作《蜀輶日记》中也提到：“涂山绝顶有铁桅一，屹然云表，明刘挺所立。”

《巴县志》对南山铁桅杆也有记录，曰：“铁桅杆，在县南，涂山绝顶，明万历二十三年四川总兵刘挺所立，高十丈有奇，生铁铸成，历久不锈。”

几个史料一对照，可见这铁桅杆应是费大元受明朝名将刘挺所托而立，而铭文上的“新兴铺”大概就是一个铁匠铺了。铁匠铺的掌墨师费大元接了刘挺将军的订单，带领全家老老少少，并召集其他能工巧匠，在涂山之巅燃起熊熊炉火，历经无数个日夜的精心铸造，终于树立起这根高达十米的铁桅杆。

至于这根铁桅杆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使命与用途，却如同迷雾般，成为一个难解的谜题。

三

话说某日，暴雨又突袭巴地，泼天大雨连下三日三夜，平地水涨数丈。但见那滔滔激流，翻江倒海般直逼南山老君洞。洞中太上老君安坐蒲团，元神早已出窍，正神游寰宇参玄悟妙，洪水自下而上不期而至，但听得门外哗啦啦似钱塘潮涌，洞内淅沥如天河倒倾。李老君元神及时归位，睁眼看时，蒲团已漂作莲花座，石案似化为渡海舟。这水却也古怪至极，忽而轰隆隆涨过炼丹炉，转眼哗啦啦又退至八卦台，倒像是在故意戏耍这道德天尊一般！

老君见状，不由恼怒起来，自水中振衣而起，指天喝道：“盘古先贤，受命开天辟地，若非胸有成竹，何以担此重任？真正是既无金刚钻却偏去揽那瓷器活。而今山河破碎，洪水肆虐，皆因你之疏忽，方留此遗患。吾欲修行，难觅净土；吾欲出行，步步烂泥。此等景况，叫吾如何心安？”

抱怨完盘古，老君又开始责备大禹：“大禹呀，汝肩扛苍生，当知任重道远。治水之道，在于持之以恒，专心致志，一地既平，方

及他方。而你，却如孩童嬉戏，东奔西走，无有定所，自家门前尚且泽国一片，尔却又至他方，此等作为，岂不令人痛心疾首？”

太上老君纵有千般不满万般埋怨，然头顶之上，水如悬剑，危机四伏，迫在眉睫，须速速寻求解决之道。于是，他步出洞府直奔山巅，查看四周景象。但见洪水四溢，浊浪滔天，昔日繁华，荡然无存。老君心里暗道：“说那大禹早已疏通长江，而这河水哪个又还如此塞阻呢？”心中疑惑，一时难解，不由举目细细观瞧起来。不看则已，这一看怒气横生。原来下游，一条青色懒龙匍匐于地，盘踞于唐家沱。其尾紧卡铜锣峡槽沟之间，龙头则搭于真武山之峦，慵懒而卧，呼呼大睡。此懒龙之尾随意搁置，竟堵住铜锣峡大半豁口，导致水流不畅，这才酿成此等危局。

老君见状，心中暗道：“吾错怪大禹矣！这孽畜才是洪祸之恶。铜锣峡本为洪水宣泄要道，汝却在此呼呼大睡，填谷塞峡，致使洪水泛滥，百姓遭殃，将我洞府淹没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老君毕竟慈悲为怀，不欲伤它，恼怒之余，也只不过用手中拐棍，轻轻挑起龙头，欲让其自行游走。哪晓得龙头被挑下不到半炷香功夫，它又抬起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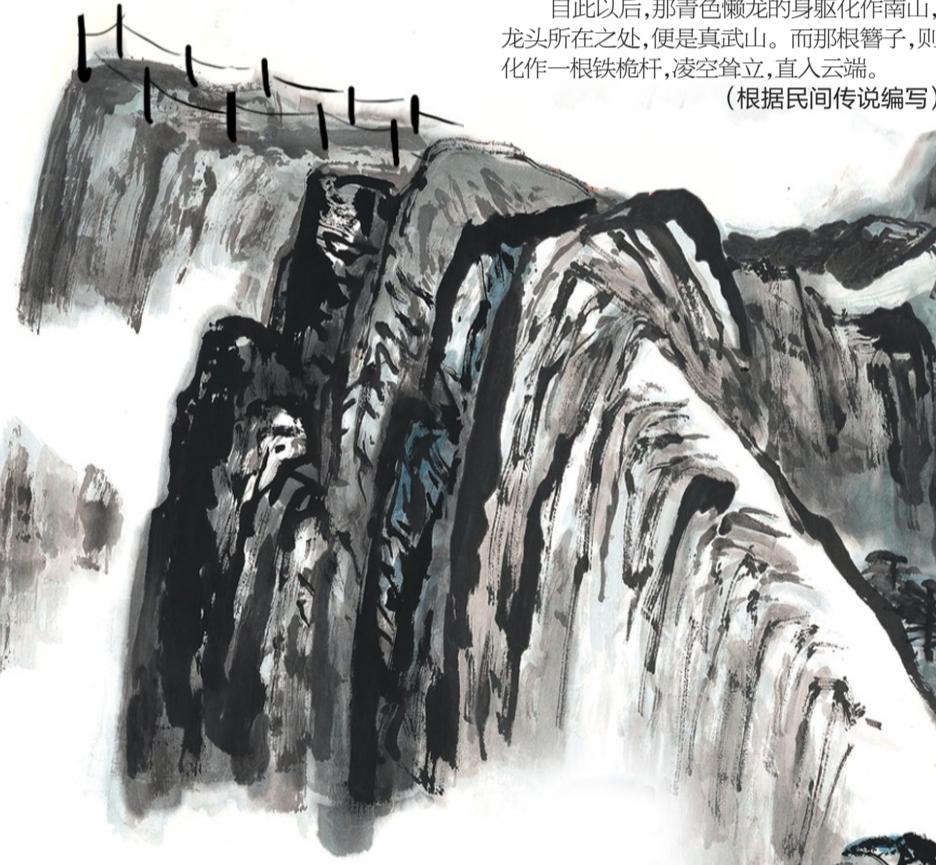
来，依旧搭在真武山上呼呼大睡，根本没有顺流游走之意。老君暗骂道：“孽畜，待我替汝挪动多些。”说完伸出拐杖，又去挑动龙身，不料懒龙非但不挪，反而一个懒腰顺势躺下，将整个铜锣峡填了个满满当当。

老君这下彻底激怒，双眼圆睁，举起手中拐棍，狠狠打在龙头之上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懒龙，实在放肆！今日若不惩治于你，难消我心头之恨！”懒龙被打得疼痛难忍，身子一缩，脑袋晃了几晃，随即又倒下大睡，对老君的愤怒和惩罚毫不在意。老君怒不可遏，心中暗想：“此懒龙如此冥顽不灵，若不将其彻底制服，日后必成大祸。”于是，深吸一口气，凝聚全身法力，抓起龙头用力一提，将懒龙整个身子提将起来，再往地上使劲一掼。这一掼威力巨大，不但掼晕了懒龙，还将淤塞在铜锣峡的泥沙碎石彻底荡平，洪水顷刻奔涌而下，两岸由此展露旧颜。

因老君用力过猛，懒龙被摔得瘫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老君望着懒龙，心中暗道：“此懒龙已如此模样，留着也是个祸害，不如将其镇压在此，永绝后患。”于是，从发间拔出一根铁簪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将铁簪掷向懒龙，铁簪如离弦之箭，洞穿龙头，将孽畜牢牢钉在了真武山巅。

自此以后，那青色懒龙的身躯化作南山，龙头所在之处，便是真武山。而那根簪子，则化作一根铁桅杆，凌空耸立，直入云端。

(根据民间传说编写)



甘家院的曾包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郑中天

爱去长江边钓鱼。受他影响，我也常随他去河边钓鱼。下河钓鱼必须走得早，早饭只能在外面吃。之前我爱吃家门口“大馒头”的炸酱面，但老陈告诉我：“今天带你去吃一处路边摆摊的包子，那味道真的是不摆了。”万州人说起包子，大多数人只知“小桃园”的包子好吃，因为那是老字号，知名度颇高。听老陈这么一讲，我将信将疑地随他一路来到甘家院。

巷子出口的末端有块空地，搭了一个棚子，不少人正排队购买蒸笼里热气腾腾的包子。这地方是万州老城区，人口稠密，医院、单位、学校多，买包子需要排队，顾客们边移动脚步边摆龙门阵，我才知道这些排队的大多是回头客，有的吃了去上班，有的是给家里

上学的孩子买早点。

我负责排队，老陈负责找桌子。终于轮到我了，女老板收了十元钱，用夹子把10个包子分装在两个盘子里。老陈已找好座位，桌子旁有个大锅，里面是冒着热气的免费骨头汤，桌子上还有装葱花和盐的小碗，方便顾客吃包子喝汤时调味。

肉包子一入口，感觉着实很不一般，面经嚼，馅也多，味道独特爽口，怪不得老陈宁肯排队也要大老远跑来这儿吃包子。这个摊卖的包子只有两种，都是酱肉包，一种是熟包，另一种是生包。卖生包的目的，是方便顾客买回去存在冰箱里，吃时再拿出来蒸热即可，减少来回跑路的时间。曾包子生意好，案板上发的面，大盆里的馅，还不到中午就卖完收摊。

自那以后，每次外出钓鱼，清晨我都要去吃曾包子。不久后曾包子涨价了，每个包子从1元涨到1元2角5分，但排队的人依然不减，因为大家早吃麻了口，涨点价也无所谓。

长江流域全面禁渔后，我收了渔具，许久没再去吃曾包子。一天早上，突然想起了甘家院的曾包子，于是花20分钟时间，一路走到曾包子从前摆摊的地方。哪知摊位已变成空地，曾包子搬进了旁边一间数十平方米的店面内，好家伙，地摊包子铺已鸟枪换炮啦。三年前我搬到江南大道居住，我家小区旁有好几家包子铺，但很少有排队的情况。我也曾一一去试吃过，味道虽还可，但总觉得比曾包子差了一点什么。

一天早上出门办事，刚走到公交车站，突然心血来潮想吃曾包子。公交车开了四十多分钟才到目的地，下车后穿过公路，来到曾包子店门口，店铺门口依然是人潮涌动。来一趟不容易，索性多买点，于是一口气买下30个包子。30个包子提在手中并不轻松，天气太热，只好打了辆出租车，花费20块钱回到家里。

看着手中提着包子我苦笑了一下，这回的曾包子真贵了，该多少钱一个？不过我并不后悔，谁叫我好这口呢？

